

磨难

董兆元 著

一个浸透血与泪的家族奋斗史
一幅卷席黄土与红旗的历史画卷
一种返璞归真的追忆视角
一段真实鲜活的艰苦岁月

磨难

董兆元 著

一个浸透血与泪的家族奋斗史
一幅卷席黄土与红旗的历史画卷
一种返璞归真的追忆视角
一段真实鲜活的艰苦岁月

山东文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磨难/董兆元著.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329-4419-4

I. ①磨…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4104 号

磨 难

董兆元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5.5 插页/2
字 数 7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419-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1. 季远之家	1	31. 仇忠培（二）	119
2. 相亲	4	32. 突袭	123
3. 订亲	8	33. 文妈	129
4. 重逢	12	34. 陆文文与季明义	133
5. 嫁娶	15	35. 汪蕾	138
6. 风暴	21	36. 钻研	143
7. 夜	26	37. 季明义	147
8. 团聚	31	38. 冷氏	154
9. 贫穷	36	39. 季宣	158
10. 季宾	40	40. 解体	163
11. 水库工地	44	41. 冷氏和汪蕾	167
12. 应试	48	42. 喜事	172
13. 赴约	52	43. 赵氏	177
14. 晚餐	57	44. 宴请老人	181
15. 讨饭	61	45. 春节	187
16. 季近之死	65	46. 婚事与心事	195
17. 上岗	68	47. “四清”运动来临	200
18. 杨晖	71	48. 孔令森	204
19. 孔杰和赵宽	75	49. 季明伦	208
20. 思念	78	50. “四清”开始	213
21. 煤炭嫂	82	51. 斗争会	219
22. 郭冉夫妇	85	52. 风波	224
23. 何华	89	53. 谈心	226
24. 临产	92	54. 赵同	231
25. 产后	97	55. 外出	236
26. 赵宽	101	56. 外地	241
27. 两件顺心事	105	57. 打工	245
28. 秦桂源的亲事	110	58. 访友	251
29. 两处走访	112	59. 陆大壮	256
30. 仇忠培（一）	115	60. 陆大壮之死	263

61. 霍氏之病	269	92. 苦痛	415
62. 序幕	273	93. 夜谈（一）	418
63. 归乡	277	94. 夜谈（二）	424
64. 一张大字报	282	95. 再次动乱	429
65. 冲突	287	96. 变色龙	433
66. 信	294	97. 顾承	438
67. 遭遇	299	98. 烦恼	442
68. 友情	303	99. 分手	445
69. 阙母病危	308	100. 建革命委员会	449
70. 季明建	313	101. 清队第一天	453
71. 停课	319	102. 陆德凡上任	459
72. 孔杰造反	324	103. 冤案	463
73. 秘密会议	328	104. 申冤	468
74. 罢官夺权	332	105. 季明理	474
75. 红星村事件	337	106. 报复	478
76. 母女归来	342	107. 赵俭之死	483
77. 余波	346	108. 归来	488
78. 家庭紧急会议	352	109. 丧事	493
79. 分头说情	356	110. 病	498
80. 禁闭室内外	361	111. 盖“大屋”	502
81. 巅	365	112.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508
82. 出逃	369	113. 纠纷（一）	514
83. 张堡	373	114. 纠纷（二）	519
84. 李起星	378	115. 抢救	525
85. 游街高潮（一）	383	116. 归农	531
86. 游街高潮（二）	388	117. 闹	535
87. 忧伤	392	118. 旅途	540
88. 再立山头	396	119. 清查“五·一六”的斗争	545
89. 夏恩的苦恼	400	120. 乔迁新居	549
90. 两张大字报	405	121. 归宿	555
91. 下坡路	410	122. 尾声	560

山东省兖州城西九公里处有个自然村叫天齐庙，村北有一条约五十米长的街叫季家街。街东头路北有一座可供铁木硬轮车进出的宽阔的大门，门里用土墙围起来的大场院是打场晒粮的地方。场院的一角有磨坊、车库和摆放农具的敞棚。场院西侧，进去二龙抬头的双檐子黑漆大门，有一个小院落：东屋四间存放粮食杂物，西屋两间喂牲畜，南屋两间做厨房，没有正房。内宅院比较狭窄，只有三间起脊的堂屋，两间西屋。院子很小，一道砖路不过十几米。院中一棵老槐树遮天蔽日，盛夏亦不很热。这就是土地主季远的旧居。说他“土”是因为，一来他的家业很小，只有五十亩地，一牛一驴合犊的牲口，一个长工，既当饲养员又下地劳动，农忙时则多雇短工；二是季远不做官，芝麻大的小官儿也不是，不像那大庄园的财主，官府里有席位，进了衙门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甚至于州官府官还要倒过来买他的账；三是季远不光是管家，而且是家庭中主要劳动成员。他会耕耙耩扬全套农活，那犊牲口主要靠他使唤。秋收秋种的繁忙季节，他顶着星下地，伴着月亮回家。长工回来晚了，他还要亲自照料牲口，抓起石槽里的草渣放在鼻子上嗅一嗅，清理干净，然后加草添料极为认真。大财主的洗脸水是清的香的，他的脸盆底可经常澄有泥汁。晚上，他需磕掉鞋上的土才能上床；四是季远的生活水平虽高出一般，但他也相当俭朴。夏季，百姓们大都可以吃上白面时，他家也公开吃白面；秋后，各家各户都换了地瓜和玉米窝头，他家做馒头时，妻子霍氏就用高粱面做面饅。那馒头外皮是黑的，内里却是白的，吃起来味口不差。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百姓拉平，不搞特殊，怕人眼热。夏季，季远喜欢穿白粗布的长袖褂子，哪怕一天一水，总要求洗得很干净；冬季，他有一件棉袍，但是很少穿，只在会客和出远门时才架上。平时他也是穿短衣扎裤脚，混在百姓中闲谈说笑，晚上下到地窖子里听《响马传》。

季远有早起刷牙的习惯。有时没牙膏，他就用牙粉，如果连牙粉也用完了，就沾上一点盐末痛痛快快的刷。后来牙齿掉了大半又不去镶，一支牙刷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中间露出了骨板，也从没间断过。牙刷完后，用一根“弓”形竹篾刮刮舌苔，

干啰两声，抖抖胃，让身上起一层鸡皮疙瘩，这才心满意足觉得全身痛快。他的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在部队养成的。年轻时，他曾是冯玉祥的部下，由于在家练就的一身武艺，会使枪弄棒，耍耍拳脚，再加上身材魁梧，相貌不俗，后来被冯玉祥选中去当他的保镖。季远对冯大帅极为崇拜，解甲归农后还一直保存着冯玉祥的照片和自己与冯将军的合影。他经常对晚辈和世人讲述冯大帅的生活习惯和用兵策略并引以为骄傲。一九二二年十月冯玉祥移居北京南苑。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下，冯宣告下野。他把季远叫到跟前说：“季先生，我们分手吧——我把你介绍到北京报馆去当印刷工，比跟我南北颠簸悠闲得多……”当时季远三十四岁，一直在北京混了七八年。

季远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季宣，每回家一次总见到儿子长得如竹笋那么快。家业虽不大，妻子一个人也实在管得漏洞百出，并且每次写信都叫苦连天。再想想，人过四十天过午，自己后半生要做的事还很多，远在天边，又想混钱，又欲照管家中的事，谁的胳膊也没有那么长。干脆吧，树高千丈落叶归根，年景又不太平，北京再好总有一离。

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时，季远五十八岁，他已经是七口之家的户主了。填填户口本表那就是：妻霍氏五十九岁，儿子季宣三十六岁，儿媳赵氏三十八岁，长孙季明理十四岁，次孙季明伦十岁，三孙季明义六岁。政府给季远留下十五亩地，外院的房舍和部分农具。同年，赵氏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季明娟。季远老汉思想开放，无轻女意识，两代后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孩，自然视如珍宝。季远有皮肤瘙痒的毛病，夏季更严重，他每逢干活回来总好脱下褂子让明娟用那嫩嫩的小手挠脊梁。不管哪个孙子过来说：“爷爷，我给你挠吧。”他马上笑着回答：“谁用你——螃蟹爪子。”季远的土地房产被处理了大半，开始他虽然非常怨愤，但后来慢慢的也能想得通。“孙中山先生也提倡耕者有其田哩。”他一直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此时他虽然年近花甲，但身体健壮，魄力惊人，过起日子来仍有超凡的毅力。他曾不止一次对家人们说：“我季远在这个世界上是摔不到底的——我有人。”他认供孩子上学：儿子季宣是师范毕业。他发誓把孙辈兄妹四人都攻着上大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他终日向孩子们讲这句话，甚至让孩子们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想当初我在北京报馆只能干印刷工，搬纸卷子弄油墨，看人家做编辑的，提着笔杆爱干爱不干就挣到比工人不知高多少倍的钱。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呀！”

季远的心血没有白费，刚解放，儿子就被分到东边山区平邑县当小学教师。土改后，他虽戴上了地主帽子，可他的儿子是国家的正式工作人员。不久，大孙子季明理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找了个学校去代课，每月二十七元钱，和正式教师的待遇差不多。季远老汉的腰杆更硬朗了，他觉得自己仿佛年轻了许多。

不幸的事发生了。五七年季宣被打成右派，每月发给十八元生活费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季远老汉想不通，这时他对共产党的恨比土改时还强烈。他想，共产党不

仅处理他的财产，还想处理他的人，岂有此理！不过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他给大孙子明理成亲。大孙媳汪蕾进门时，他放了一千个头的火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他想。但是后来的日子他是愈加小心了。“右派，他奶奶的，什么新鲜明堂？”

次孙明伦十九岁这年，季远老汉就急着给他订亲。那是一九五九年，“全国工农业大跃进”刚刚过去，人民公社才成立起来，季明伦正在济宁市一中读初中。季远打算凑暑假里让明伦相一相先定下来。哪知道暑假放了十多天明伦还没有回家。同学捎信来说，他在学校搞勤工俭学参加劳动，想得点报酬交学杂费。父亲一年多没给他寄一分钱了，他实在难得连买一块豆腐乳的钱都没有。季远老汉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得把孩子叫家来，砸锅卖铁我再生法子。”他派长孙明理去济宁。虽然酷热路远又只得步行，明理也不敢有不去的表示，立刻行动。

这一年，国家正打算修复兖州至济宁的三十公里长的铁路岔子。济宁那边正忙于筑站台，需人工抬筐上土拉夯打实。明伦和他的贫困的学友们就在这里劳动。他只穿一条裤头，右肩到左腋斜系着一个破包袱皮儿当垫肩。全体同学发誓，锻炼，在烈日下锻炼，有草帽也不戴。开始，脸上、胳膊上、腿上都起了很多水泡，火燎一般的疼，工人们告诉他们，水泡贴下去就蜕皮，老皮蜕掉再毒的阳光也不怕了。有几个同学得了夜盲症，班主任给他们从伙房里弄来一点鸡肝吃了既愈。开始，明伦只能抬一只筐，后来也能像那些铁塔似的成年汉子一样掣上两筐土抬着爬高坡。一天，明伦脚上用绳子襻着一双露脚趾的布鞋正和一个同学抬着筐喊着号，一上崖子，鞋子从脚上滑下来了。他坚持回来再穿。后面的比他年龄大的那个同学说：“不行，有蚌壳，要命。”他们把筐放下，明伦还没有把鞋子系好就听见有人叫他。

“伦子。”

“啊，哥，你……”

“过来——爷爷让我来叫你回家。”

“干什么？我们正干得热火朝天的，哥，太好了，太过瘾了，劳动人民是伟大的！哥……”

兄弟俩接近了，明理轻声告诉弟弟：“叫你回家相亲。”

“相什——我不去。”明伦扭头要走。

“你回来，爷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么大热的天让我专门来叫你，你不听怎么成。快，回去。”

明伦眼珠一转对哥哥说：“你先走吧，收工以后我赶回去。”

明伦把哥哥哄走了，可收工以后他并没有动身。五十里旱路他从心里打怯。晚饭后，他和他的同学们一躺下，鼻子就放了响，一觉睡到天亮，他们喂足了多少蚊子和跳蚤亦无功劳簿可记。他坚持再上工，大家都不同意。和他同抬一杠的那个同学说：“孝顺，孝顺，主要是顺，你不能让老人生气。”

盛夏的夜晚仍然是热闹非凡：不仅有青蛙的大联欢，而且有个别知了在独唱；蟋蟀们组成的琵琶乐队听起来很微弱，好像后台离前台很远似的，只有黎明时分才能静下来。暑气散了，蚊子像贼一样躲起来。这是睡眠的黄金时段。

天还黑漆漆的，季远老汉就静悄悄地起床了。他有一挂小蚊帐，可是臭虫和跳蚤搅他，和明伦祖孙俩挤在一张小床上实在一夜没断汗。相亲的时间就在今日中午，明伦还没答应下来，他恨不得对孙子动武，把他一脚踹到床下头去，可是他舍不得。他可怜孙子，爱他。他明知道自己腰带上的牛皮包里还有几个钱，但是明伦不要他也不给。“年轻人受点难为好，没有苦哪来的甜？”他想。明伦睡得像泥块一样，均匀地打着呼噜。季远把蚊帐的门掖好，摸索着走到院子里去。屋门旁有一棵枣树，他靠上去让树皮给自己搔痒，然后在一条小板凳上坐下来，抬头看看天，星稀了，仍然很亮。他用手摸摸胸膛，汗消了，觉得很清爽。他动手扣纽扣紧接着想打喷嚏。他珍惜这黄金时光，很怕惊动别人，于是赶紧用两手把口鼻捂结实，“哧——”他打了一个怪喷嚏。这时内宅院老槐树上的群鸟听到这古怪的声音，同时警觉地发出“吱——”的一声。季远斜眼看看那阴森森的树头不禁轻轻叹了口气。如今老槐树已不属于他了。院子改门朝西成了乡政府的办公处，这时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他很长时间没到那院子里去了，两年前乡武装干部招集全乡的四类分子集体训话并学上级的什么文件他去过一次，见到院中的砖路和屋内的屏风全被拆除；因光线不足，窗户上粗壮的木棍隔一根锯掉一根；雪白的墙上诸多污渍和墨迹；铺地的笆砖被砸得七零八落。总之，原来那种规规矩矩的气派不见了。他在一个角落里蹲下来，不时翻眼看那些到会的人，有很多过去是他的竞争对手，现在成了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他挨个寻思着他们目前的家境，“过去我不如他们，现在他们不如我——我有人”，他想。眼下，在这个土里土气的小院子里住着九口之家：明理和大孙媳汪蕾住西屋，儿媳赵氏和孙女明娟住南屋，他和老伴住北头三间东屋。他习惯分床，所以一人一间，外间算作客室。三孙明义住东屋南头那间，里面并放一些杂物。

没有厨房，大锅只好支在院子一个角落里。明伦回家来跟祖父歇息，儿子季宣来家时，明娟挪到祖母那里去。这时他忽然想到在山区的儿子，心里一阵酸痛。“他奶奶，右派，净搞新明堂。”他又叹了一口气，抬头看看天：蓝色淡了，星更稀了。窝里的大公鸡敞开嗓门儿叫了一声。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揉揉眼睛，才觉得小土杂院里已经变成灰白色，各类物件隐约可辨。天要明了。他又坐下来，心里翻腾着今中午相亲那件事，“明伦这毛娃子真别扭，竟这么认性，谁都说不转”。他用力搓着脚，觉得鞋洞里还有昨晚没磕净的泥块。他把一只鞋脱下来一只手端着，另一只手用力去抠，抠不动，只到手指发疼了才意识到那硬东西不是泥块，原来是绽出的麻线丁子。

天大亮了，母鸟向它的孩子们发出起床的信号。季远忽又想到相亲那件事，一股无名火从胸中直顶到脑门，他用力在地上摔鞋子，一个劲儿地摔。

听到声音，孙媳汪蕾折起身撩开蚊帐从窗棂里窥见季远老汉那两道浓眉皱成了倒写的“八”字，手里举着一只鞋。“坏了，爷爷要找事。”她想，接着喊丈夫，“快起，你看爷爷。”明理含含糊糊用鼻子答应着一骨碌爬起来，两个人的脑袋都凑到窗台上。这时，季远老汉手中的鞋子没有用力往下砸，他迟疑了一下把它掼在地上，嘴里吹了两口气。他坐在那里像一尊神。明理和汪蕾两个人屏住呼吸，眼睛也不敢眨的等待着。“没事。”明理用额碰着妻子的腮帮轻声说。

“我不想活了！”季远猛然发出一声雷鸣。这时，树上的鸟“哗啦”一下子全都飞走了。霎时间，赵氏、明理、汪蕾、明义都来到跟前好声解劝。霍老太在院子一边咳一边骂：“血老头子愤事精。”季远又喷吐了两口气，伸手抓起地上的那只鞋。别人不敢给他夺，如果强要他敢打人，真打。明义机灵，转身去南屋喊明娟。明娟胡乱地穿上衣服光着脚跑到院中，她惊慌地围着人们转了一周，伸手把爷爷手中的鞋子抢过去：“不想穿了？给我吧。”她把鞋子套在她的光脚丫上又说：“连那只也脱下来。”院子里很静。人们像一组雕像，这样持续了两三分钟的样子。明娟把鞋子摘下来，俯身搬起祖父的腿给他穿在脚上提上后跟。众人看得清，六七岁的孩子怎么能搬动那么粗壮的腿，是季远自己用力抬了，皮球的气破了。

“怎么着了？这是……”众人转脸一看是大祖父季近来到跟前，“有病吗？不是？生气来？”东屋里传出明伦的哭声，人们都战战兢兢。季近这才知道还是因为相亲那件事。老人家又用手指着东屋说：“不能让他哭，两只眼哭得铃铛似的怎么去？”于是众人又转到明伦床边来。

明娟给大祖父搬来一条凳子。老兄弟俩面对面坐着，季近劝老弟说：“别生气了，一切交给我，你出去到坡里消散消散。你这脾气太生硬，出去消散，去吧。”他把季远劝走又来到明伦床前。这时明伦还在抽泣，霍老太用两只粗糙的手抓着他的胳膊一边劝一边落泪。

“不愿去就不去，大男子汉了还能哭？不嫌丢人？没本事的人才哭。”季近大声

说。这时，汪蕾对着大祖父的耳朵说：“答应了，一会儿就好了。”“就是么，好事儿还能不答应？一家子人都是为了谁？为了你，你还哭。我记得伦子小时候就不大爱哭，一次打砖仗叫人家把嘴唇投了个洞，淌那些血，人家就没哭。”大祖父一边说着一边凑过去伸手摸明伦的嘴唇，“这里还有块硬疤哩，事情还不孬，只给你穿了个洞撇了个疤，当初要是把嘴唇砸成豁子，咱也没今天这出戏了，还西妇，东妇，什么也没了，吃饭光想喝面条儿。”说得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明伦也笑了。

天齐庙西边四公里越过一道洸府河有一个两千余户的大集镇——翟村，街北头有一个小茶馆，双方约好，中午时分就在那里会面。一大早季近安排次子季宾赶到这小茶馆来和主人协商：只饮茶，不用饭，到处买不到香烟可以拿旱烟招待，最后季宾又到街上买了一个八斤重的西瓜，免得临时急用抓不来。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告辞了。

这天，天气很好。阳光给万物增辉，也给人提神。明伦上身穿着哥哥的白纺绸褂头，下身穿着哥哥的蓝制服裤子，脚上穿着嫂嫂给哥哥做的千层底布鞋，手里拿着一把大祖父借给他的大芭蕉扇子，很不自然地在季近老汉身后亦步亦趋。一路上，大祖父对他谈话的内容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方懂事理并做得一手好针线；二是千万不能说不同意。明伦明白，那第一条是为第二条服务的，所以大祖父反复强调第二条。

翟村这天不是集，街道很宽很静，使人感到心里很舒服。茶馆门外的敞棚底下瞪着一块卖大碗茶的青石板，上面刷得很干净，一只容得半桶水那样大的“状元提”陶壶和一摞粗碗放在上面。石板周围放着几条矮凳和木墩儿。季近和明伦先到场，他们在敞棚下坐着等候。过了大约一袋烟工夫，季近似乎有些心急。他先是打着眼罩看太阳，然后又伸长脖颈顺着街道向南张望。又过了一袋烟工夫，季近心焦地站起身来，不多时又坐下，不住地察看明伦。老人家肩负重任，一怕明伦的衣着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更怕青年人的内心再起什么波动。

“一会儿到里面再泡水吧？老人家。”茶房女主人走过来问。

“啊，对，对，那是，里面。”季近吃了一惊回答后又想站起身来。这时候，大街南头出现了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噢，来了，”季近激动地说，“是太太亲自领闺女来的。看人家的姑娘走路多稳当，不东瞧西望，正好在她母亲一侧偏后，多规矩，还是大户人家。”明伦明白，大祖父这些话还是为了那个第二条。

母女俩走近了，后面不远还有一个中年男子，那是女孩的二叔。祖孙俩站起身来，季近老汉向前迎了几步躬身招呼，然后侧身斜步谦让着一同走进茶馆里去。刚刚坐定，那妇人就一个劲儿盯着明伦，连眼珠都不错，把明伦原来鼓足的勇气全看消了。二叔若无其事无拘无束，冷漠地观察着一切，那姑娘只是面对墙壁，把个脊背让给别人的视线。这时，季近老汉用手势招呼明伦跟他到里面去。明伦巴不得像流星一样走开，急步跟去。季近发现他没拿扇子，回头说：“拿着扇子。”于是明伦

又回过去拿了扇子。他们来到内宅，那是三间破旧的堂屋，没有隔山，是一个筒子，正中有一张方桌，两边有木椅都认真擦过。祖孙二人坐下后，明伦知道大祖父第一句话还准是那个第二条，所以没等老人家开口自己就说：“您老人家放心吧，一定不同意。”

“哎，对对对……”老人家如释重负地眉开颜笑极为舒心。

大祖父走出去了。明伦把扇子放在桌上静静地等着。他盘了个二郎腿，觉得不规矩又放下。不一会儿，季近就把那姑娘领进来。明伦赶紧站起身不自然地笑笑。老人家在屋门前站定指着明伦对姑娘说：“这是俺孙子，叫明伦，光明的明，伦理道德的伦。”然后又向明伦介绍说：“这是桂芳，桂花的桂，芳香的芳——秦家庄园的姑娘。好，姑娘，你请坐，你们说说话吧。”老人家说完退了出去。

桂芳选了离明伦最远的东间的床沿坐下来，偷眼看他，初步的印象是白、瘦、中等身个。她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她自己不知道，但她觉得他不中意，再偷看一眼，还是白瘦不高不矮。不过这第二眼她发现了他的一个优点：头发乌黑发亮而且很厚。当她第三次想再发现一点什么的时候，院中有脚步声，来的是老板娘。她把一把茶壶和两个茶碗放在桌子上，看看桂芳微微笑笑走出去了。桂芳低着头思考那女主人的举动：“为什么笑笑？性别的关系？让我主动倒水？示意我坐到中堂那里去？示意我先开口？”姑娘的一颗心乱了。

“唔，”一个声音使秦桂芳猛地抬起头，明伦端着一碗茶站在她面前。她慌忙站起身接过茶碗乘机向中堂走过去，把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势坐在椅子上。

“你上几年初中了？”

“明年升初三。”

“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

“种地。”

她觉得他言不由衷没有正形，接着问：“你对这门亲事的看法是什么？”

“你呢？”他也问她，“如果你同意的话，咱俩就拉钩儿。”

桂芳笑起来，笑完端起碗示意明伦喝茶，然后满上。

时间过得真快呀！等两个人都再想谈点什么的时候，季近老人来了说准备回家。给两个青年人留的西瓜都还没吃便匆匆分别了。

秦母王氏给女儿订亲的事被街里和满宗的人知道后，桂芳首先听到的是伙伴们的大鸣大放，还有听不到但能觉察到的中老年人特别是妇女们背后的嘁嘁喳喳。开始她有些彷徨，后来心里反而更踏实了些。有些人总是这样，做自己的事懒懒散散，帮别人的忙却倒不遗余力，而这帮忙之中是想按自己的意志驾驭别人以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折腾，桂芳心里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总想别人的意见是自讨苦吃，自己的主意很重要，只要主意拿定，一切耳边风会立刻平静下来。“个人的主意，皇上的旨意”她这才理解这句话。

一天中午，桂芳的舅舅来了，他开始也说他姐姐糊涂，儿子这么大还没有订亲，哪能先把闺女嫁出去？后又说地、富、反、坏、右往后没有好果子吃了，怎么能把女儿许给那种人家。秦母王氏的理由还是什么书香门第老旧家之类，后来她又说，儿女的婚事是命中注定，一个闺女挑八家也未必一生就会幸福。桂芳心里又起了波动，她明白了，原来自己的母亲守旧，老用旧眼光看事物。她信神灵，靠命运，一切听天由命。桂芳开始察觉到自己的家像暖风吹送下的冰窖，周围都草木繁青了而这里还没有解冻。但是她没有勇气抗争，她身上也有枷锁，那就是母亲的意志。母亲抚育她二十多年，那枷锁已经牢固得生了锈，要摘掉谈何容易，干脆，死了这条心吧，一切由娘去。

“闺女为什么要出嫁？一辈子躲在家里清清亮亮干干净净多好啊！”桂芳的心里像塞着一个疙瘩老是化不开，“这事情才开头就这么折腾人，那今后的长长的路怎么走呀！无怪妈妈的头发白得那么快，我不能再向她老人家说三道四施加压力了。”那白瘦浓发的青年的影子没有一刻不撞到姑娘脑海里来：“种地，种地有什么不好？你是瞧不起农民还是瞧得起农民？是真的爱劳动还是实际上是个懒汉？这个滑稽的明伦真让人猜不透。拉钩，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怎么和你拉钩？当时我也并没有和你真拉钩。我不了解你难道你了解我吗？如此这般就是真的拉了钩又管什么用？妈妈，我们俩并没有情投意合，别看你老人家定那么结实。”桂芳暗自埋怨母亲。那天中午

在翟村那个小茶馆里，和明伦在一块坐了不过一袋烟工夫，真正接谈也就是四五分钟样子，了解一个人这么一眨眼的工夫管什么用。明伦的模样在她脑子里仍然很模糊，更别说心境脾气了。“你们既然是让见一见面儿，为什么不多给时间？既然不给充裕的时间又何必走这个过场？”桂芳埋怨双方的老人都不理解青年们，他们只知道完成任务了事，却根本不懂青年人的终身大事应该如何去完成。“拉钩，不行，这个钩还不能拉。”她思念着那白瘦浓发的青年，她产生了很想再见他一次的强烈的欲望。

济宁城里布鞋厂往外承包鞋底，每双二两碎布二两大麻，做完交成品的时候还给一块钱加工费。这成了周围的妇女们的热门活路，特别是姑娘们不但可以积攒一部分零花钱，就连自己家里人穿鞋也不成问题。秦桂芳的家乡嵒阳村离济宁城三十多里路，为了趁凉快，她和她的同伴们一大早就每人带上二十多双布鞋底像鸿雁起群众鹤南飞，叽叽喳喳，说笑着，蹦跳着，鬼闹着不觉不由就来到济宁鞋厂。她们交上底子，领了加工费和下次的原料，又每人喝了一碗丸子汤，吃了一点自带的干粮，看看天还不到正午。这时，大家意见有了分歧：有的想逛城；有的想抓紧回家；个别的想去访亲戚，说如果亲戚家留得热乎就住一宿，晚上花两毛钱买张电影票也进进那影剧院的门儿。于是她们分手了。

秦桂芳背着个小包在马路上慢吞吞地走着。她不想逛街，也没亲友可访，心里自然想起了明伦。她打算绕道一中碰碰运气。她走到太白楼附近，知道离一中只有五十米光景了便注意地察看着过往的一个个行人。太白楼西端下北去的那条街上有很多地排车来来往往，拉车的都是青年学生，有些女学生七八个人才拉一辆车。从学校出来的车都是空的，进的车上拉着一些大小不等的被水泡过的泛着绿色的砖头和石头。她断定一中的学生在上劳动课。一个个男学生的脸都几乎被桂芳的目光盯出印记来，可她一直没发现那浓发的瘦小伙子。忽然，她看到从学校出来的一辆车上有一人，样子和明伦差不多，但她不敢招呼，一来怕认错，二来她确实记不清明伦的样子了。她的侥幸的心理促使她跟着那辆车追了老远，后来那几个小伙子都不住地看她，她才判定里面没有她要找的人。可是，她这一追像跟着蚁群找蚁穴一样，她看到了学生们劳动的工地——运河故道。时令虽然是盛夏，由于天旱，运河里的水却少得可怜。那些碎砖烂瓦零星石块，有的从水面露出来，有的就在干崖上，学生们捞着搬运着。桂芳看见一个女学生站在河堤上看衣物，走过去问：“大妹子，你认识季明伦吗？”

“不认识，哪班里的？是男生是女生？你到传达室去问，叫黄大爷给你去喊。”这时桂芳才快步又折向一中。

传达室门口有一位六十多岁的胖老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坐在垂柳树下的竹躺椅上乘凉。桂芳料定那人一定是黄大爷。

“找谁？”老人看桂芳走近了跟着鞋站起来问，一边用扇子挠他粗粗的满是黑毛

的腿。

“季明伦。”

“哪班的？”

桂芳摇摇头说：“闹不清。”

“初中还是高中？”

“初中。”

“几年级？”

“三年级。”

老人走到屋里对着墙上贴的一大片花名表查了半天说：“季明伦，初二四班的。你说是三年级，明年才升三年级呢。初二六个班都到城南农场劳动去了，要是送干粮就带回去吧，那地方管饭，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

桂芳心里像塞了一块冰，身子凉了半截。

事隔三天，桂芳的舅母又到她家里来了，她是专门为桂芳的婚事而来的。她除了重复舅父说过的那些话以外又向桂芳透露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明伦的父亲是右派分子。桂芳听说后跑到屋里偷偷地哭了。

晚上，桂芳和母亲一起上床，母亲用单被蒙上身子靠墙坐着，她侧身卧在母亲脚边。这时，她强忍住泪水不自然地笑着说：“娘，你知道吗？他爹是右……”

“我早知道，当娘的不把情况打听得清清楚楚就能随便给闺女订媒吗？你认为恁娘是个糊涂虫潦潦草草把你推出去就完事了吗？别说俺就你这么个闺女，孩子再多当娘的都要事事负责到底。解放前咱们这个庄园有三十顷地的收入，家仆家奴上百号人，这么大的家业，每日千头万绪都由我一个人料理。你父亲当个小官僚，光公事就整天忙得透不过气来，家里的事全靠着我。解放后不久，接着闹土改，封门、封库、分田、分粮。这几年别看咱穷了，日子小了，我觉着心里倒敞快，没有什么心操。自己的一窝窝儿，三口人有什么操头？过去那些心都是为别人操得多。树大阴影阔，都想来乘个凉，不让谁沾点光谁就横鼻子竖眼的，一个上门求帮的花子打发不好也不行。现在呢，没东西了自然也就没人算计你了。共产党的天理：人人一份，人家够用咱也够用，人家过得去咱也过得去，这也叫公道。”

“我常想，人倒了不要紧，精神可别倒；人穷了不要紧，志气不能穷。我觉得恁舅和恁妗子两个人就不行，终天这里叫苦那里喊冤，顶什么用？共产党也不光划你一家当地主，土地比你少的划成地主的多了，何况你又不是不够格呢。还是那话，我觉着共产党公道，没有厚此薄彼。北京有些大干部跟共产党打天下，出了多半辈子力，有的把命都搭上，只要家乡的财产多照样划地主。咱算什么？咱是真正的地主，不屈，三千亩地还不算地主啊？我从不像恁舅他们似的，张口合口穷，你喊得震天响，外人谁能给你一分，只有自己好好过，节俭。共产党不叫吃剥削饭，咱就自己劳动。前几年咱那几亩地不是也种得很好吗？后来入社了，叫把地都交公，交

公就交公，不光咱自己。我看入社的时候，穷人们比咱当地主的都难受。他们刚分得了地，舍不得往外拿；咱是刀子都挨过了，还怕再扎一针？实话给你说吧，闺女，俗言说的船破还有三千丁，恁娘手头还有一点积蓄，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恁哥哥打光棍吗？我觉得恁舅和恁妗子就没这个把握。恁表哥比恁哥哥大得多啊，到这媳妇没有着落，他们还伸着脖子想管别人家的事，自己的事却不动心思。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操着你的婚事吗？恁妗子的娘家是贫农成分，他们想把你说给她大哥家。那小庄子又偏又僻，圣人没到过的地方。恁妗子把她娘家夸得一朵花儿，我心里想，你还用夸？我什么摸不清？他大哥过去干过土匪，牵牛盗马胡作非为，家风怎么会好。给闺女说婆家一看人，二看家，不看财。就说明伦家吧，一共九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三个，一个嫂子，还有一个小妹妹，多好的一家人家呀。他父亲是右派没什么关系，我们两家都是地主，再多一个右派也显不出来。再说，他干的是共产党的工作，不过是家庭成分不好，说话不担事儿，再加上脾气耿直不免得罪一些人，最后还是得安排他的，从没有过教书先生不违法不犯罪被开除回家的道理。人家明伦兄弟们都上学，家里就是认供学生，这是正道。那天——相媒那天，领明伦去的那个老人是他大祖父，多好的一个老头呀，四书底子，说话文质彬彬。这桩媒开始经他一提我就很重视。后来我去和恁二叔商量，一开始他也有些迟疑，不过他知道我的脾气，去商量只是出于礼节，实际上我心里早定了。他也没提什么相反的意见，就这样定下来。恁爹不在家，出头露面还得是恁二叔。我一个女人家不能做主婚人。”说到这里母亲的脸沉下来。

“父亲现在到底在哪里？”桂芳问。

“他是四八年打县城的时候走的，到现在整整十一年了。他说，跟着老蒋，老蒋到哪里他到哪里。我琢磨他现在在台湾。他不当兵不打仗不会出什么意外。不过今后对外人还是不要提他一个字——咱睡吧，约莫有半夜了呢。”

桂芳精神亢奋：“我的母亲是真正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母亲万岁。”她想。

磁阳村的北半部有一片青砖到顶的瓦房，一百五十余间，这是兖州城西尽人皆知的名门大户。秦氏家族三十多口人就生活在这个庄园里。周围的十几个村子几乎都是佃农。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养活了这里的八千多农民，这八千多农民的血汗又供养着秦氏庄园。

土改后，这里绝大部分房屋被新的户主拆除，庄园消失了，变得萧然冷落。王氏一家被安排在院南做小仓库的三间东屋里。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子，院中央有两棵合抱的大榆树，饥荒之年，它是三口之家的粮仓，特别是青黄不接的春天，巨大的树冠上挂满了串串的榆钱，有多少食不果腹的人用贪婪的目光望着它啊！

麦收过后，农民们吃粮仍不敢大手大脚，每个人从生产队里分得的那几十斤小麦是全年饮食中的精品，逢年过节，朋来客往抓不出一把白面来，好像连人情味儿都没有了。麦子面是不能随便享用的呀！要等秋后玉米和地瓜下来的时候，庄家人肌瘦的脸上才能展出笑影。

一九五九年初秋的一天早上，王氏的儿子秦桂源听到生产队敲破犁镜子早已扛上锨出去了。桂芳第二个起床，秦母要她用镰杆向那“空中粮囤”上钩下一些树枝来。那时节虽然坡里到处都可以挖到野菜，但那东西总不如榆叶好吃。桂芳先把镰刀磨得快快的，然后将镰把缠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下面再接一根同样长的竹竿，然后将那约有十米长的镰杆晃晃悠悠举上去，便是最高处的嫩叶也能拿下来。这活照例是桂芳来干。母亲脚小，面朝天手里再举这么长的杆子，她实在站不稳。

正当桂芳仰面选定一根茂密的树枝想把杆子举上去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唔”响在她耳边。她定睛一看，一个白瘦浓发的青年站在她身旁。

“明伦！”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你，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我，请你相信你自己的眼睛。”

“那，你怎么会在这时候……”她想说，“没有过媒怎么随随便便到岳家来呢？”一边把镰杆放下。